

诗人何向阳

□祖丁远

著名女作家、学者、文学批评家何向阳，我认识她说来话长，兜兜转转已有几十年了。老作家王火与何向阳父亲何南丁是知交，我是在王火兄介绍后才认识和熟悉何向阳的。

那时，何向阳正行色匆匆走黄河（第一次走黄河1999年初夏，刚过30岁的她，沿着黄河西行，直至青海巴颜喀拉山，然后又折回东返，一直跋涉到渤海湾），创作了大量作品，她陆续寄给我了。作品被翻译成英、俄、韩、西班牙文，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奖等。

铁凝首任中国作协主席，被邀来江苏南通举行全委会会议，全国精英作家聚集南通，何向阳是全会委员，我与何向阳在有斐饭店又见面谈写作并合影。多年后，她升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工作了，从副主任到主任一路成长。

何向阳1980年开始诗歌创作。那时她正年轻，准备“走黄河”。也就是说，她边走黄河边开始写诗了。第一本诗歌集，零零星星写了30年，这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衿》。我的案头摆放着何向阳陆续寄给我的三部精装本的诗歌集：《青衿》《锦瑟》《刹那》。

何向阳和我说：“《刹那》这本诗歌集里，看似只是108首诗，其实也是108个刹那所共同组成的生命时段。这也是我写作间歇最短的一部诗集。要知道，我的第一部诗集写作到问世用了整整30年，而这部诗集的全部写作不足三个月。但这三个月之于我，心理上并不比30年短。”

向阳对我说：“是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部诗集，真实记录了我生命中最艰难晦暗，也最残酷的岁月。《刹那》的写作时间主要是在2016年6月间，因为2016年上半年，我的家庭面临了一个非常幽暗的阶段。那年初，与母亲在青岛有个美好回忆，母亲曾站在青岛海边，让我为她拍摄一张背影。母亲去世后，我按照她的遗愿，将她的骨灰撒入大海。2016年，我的父亲也离开了，同样是在青岛进行了海葬。那年5月，我从青岛回来，就被检查出来乳腺结节，要动手术，并需要做放化疗。亲人的死亡、我个人的病痛都交织着，在那个时候工作也停止了。所以说，我在协和医院做完手术之后，我当时打着绷带的左边是不能动的，右手是可以动的，因为病房里有纸，我就开始写。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写就的，有时候只能是一行、两行、七行。”

向阳还带着苦涩的笑说道：“这本诗集的特点是从一行到七行，最短的一首诗就是一行，最长的就是七行。”从第一首“群山如黛，暮色苍茫”一直到最后，庭院乡村的远景，回归日常生活。当时似乎是在黑色的隧道里面摸索前进的状态，最终还是迎来了光亮。

在这段阴霾弥漫的时光中，诗人的思维和脑海中各种追问、情景与想象的闪烁、跳跃乃至停滞都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刹那”般的短句短章由此应运而生。“群山如黛，暮色苍茫”“暮色渐暗，夜已露出它狰狞的面容”……

这样的诗句指代的是彼时的一种心境：“一心不乱，请握住我的手，还有臂膀，再请握住我的乳房”“请问它是否像今夜皎洁的月亮”……

我记得，何向阳早期的诗，有评论家说过，她的诗弥补了今日中国诗歌里面缺少的、独特的女性的东西。有评论家认为《刹那》这部诗集呼应了一百年前中国新诗的传统，最早由冰心的《繁星》《春水》开始，《刹那》重新传承短诗和对话体诗的传统。

何向阳对我说：“一行行诗句，几乎不曾细想，而是纷至沓来的短句，如长长的隧道里的一束束亮光，让我看到不只是隧道中长的暗的现实，更是暗黑隧道外不时闪现的光芒与明媚的召唤。我想，这就是病痛中的一种引体向上的力量。我从未如此强有力地感受到诗意的强劲之美，以前我只是迷恋于它低吟的柔弱的美，它纤弱的样子曾是多么吸引我啊，而今我是见识了它抵抗的美，如此不一样的精神，在诗中完整地呈现，以至我有时在写作过程中，对病痛能保有一种复杂的感激的心绪。”

何向阳高兴地对我说：“这次《刹那》的写作，从未有过如此深刻的感受，我和您说了全过程，其中不少我将要写进诗歌集的后记里，当作打开全诗的密钥。现在我的诗歌，要探索新的生活。”

那种新的生活，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但从她的《刹那》诗集中，我似乎感受到了它最真实的面貌和最清纯的气息。

芬芳
一叶

争流

吴有涛

父爱深几许

□曾令阳

小时候

父亲是一座雄伟的高山
我站在他的肩膀上
欢呼雀跃
前面的风景
美不胜收
世界就在我面前

稍大时

父亲是一条弯曲的扁担
一头挑着柴米油盐
一头挑着儿女成长
我渐渐明白
兄弟姐妹在他心目中
是那么沉那么重

长大后

父亲是家门前的河流
我是父亲放飞的小舟
无论我走向五湖四海
也始终走不出
父亲牵挂的目光

如今

父亲是一本厚重的书
翻开书页
一字一句
声声都是喋血的苍凉
那满头的黑发
如今被近半个世纪的岁月
染成了白霜
那英俊的脸庞

如今刻上了中华民族

五千年的沧桑
那挺拔的身躯
如今被生活
压成了弯弯的月亮

我的心默默地读
心潮起伏难平
我的泪悄悄地流
流进不眠的梦中……

父亲啊
您的爱
就像黄河长江水
日夜奔腾在
我心中960万平方公里

书店和唱片行

□周杰祥

前日赴某地参会，会后留餐，因我不善喝酒，加之对席间话题难提兴趣，坚持20分钟后便找借口开溜了。

途经某家大型书店，遂打转方向盘，熄火停车。此地为书香之城，书店自然值得一看。

店很大，灯也很亮，书特别多，但人少。我猜可能是时间晚了，又或者有疫情防控等原因。推门进去，书籍特有的油墨香扑鼻而来，令我莫名其妙。饭桌上的落寞寡欢瞬间被冲散。

信步到散文书架前挑了几本，拿在手上还没来得及翻看，营业员的声音在背后猛地响起：要关门了，现在清场。

我抬头看他一眼，低头继续翻书。那营业员不依不饶追在我后面，又连说了两次“现在清场”。

这分明是赶我走的架势。好心情瞬间就被冲散，我如同犯错的孩子般，着急愧疚地拿出四本书，慌慌地找柜台结账。上车，眼前是满城灯火，陌生又熟悉。思绪随之飘回遥远的捷克街头。

那次我们江海俱乐部成员一行到欧洲参访，住在布拉格大街的一家酒店，我谷歌到附近有一家唱片行，找了好久，却发现原来就在酒店下面的地铁站拐角处。

店面虽不起眼，里面却很大，各种各样的唱片整齐地陈列在书架上；品质也很高，很多品种在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我惊喜不已。

捷克通用德语，我连蹩脚的英语都说不周全，只能手舞足蹈比划着，又手忙脚乱地掏手机找翻译软件帮忙。用时方恨少的，其实不只读书。

好在那个高个子营业员沉静耐心。他大概有六七十岁的样子，戴副眼镜儿，不像个营业员，倒像个教授。仔细揣摩我的意思，终于搞清楚我想要一些古典音乐和音乐会现场录音的唱片。他眼底带笑地看着我：“没事，我来帮你选。”他不慌不忙转过身，又一排一排看过去，然后挑出了几十张，整整齐齐码在我眼前。

都是我喜欢的唱片。结账时，营业员给了我一张清单，我塞进袋子，提溜着一大包唱片回酒店。

灯下
漫笔

第二天上午是自由活动时间，我没有去购物，又回到那家唱片行。还是那个营业员。他开心地跟我打了个招呼，意思是您又来了。

“是，我又来了，昨天买了一些唱片，总觉得还不够，想再买一些；我把昨天的清单带来了，希望您帮我再选点儿，不要重复。”

营业员还是和蔼的表情，听我磕磕巴巴讲完后，把清单挡了回来。他说：“我不用看清单，你昨天买的唱片，每一张我都记得。我继续帮你挑，不可能重复的。”

就这样把昨天的过程又来了一遍，我只负责自在安心地等在那里，再次满载而归。

同样的两家店，给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有点费解，忍不住换位臆想：若我是那个营业员，临下班前还有顾客愿意来买走几百块钱的书，无疑是件开心事。为啥他急着要赶我走？想不通！

一转念我忽然明白：其实他并非针对我，而是需要被清场的是在场的任何一个人。也不能怪他，下班时间到了。

我似乎轻松了些。但转念一想，又更难受了。